



曾经的少年

□邓雪峰

于打乒乓而言,我曾是同学公认的“武林”高手。能够获得这个称号,得益于我拥有一副得心应手的球拍。是它,让我曾经打遍周边学校无敌手。而拥有它,还得从1980年代说起,那时我正在村小上学。

记得是深秋的一个阴雨天,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张老师给我们代课。上课前,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简笔画:两只球拍,一张球桌,两个小人。通过他深入浅出的讲解,我们了解了乒乓球运动。一堂室内体育课,在我心里种下酷爱乒乓球的种子并扎了根。

从那以后,校园里打乒乓盛行起来。由于条件有限,村小并没有现成的乒乓球桌,乒乓球拍更是稀缺资源,但我们的运动热情丝毫未减,大家自制的球拍纷纷出现在校园里。

渴望拥有一副属于自己的球拍,是我那时最大的梦想。在乡供销社里,当问及哪里有乒乓球拍出售时,售货员回答的“不知道”让人特别沮丧。

一个偶然的机,我在距老家不算太远的梓潼县交泰乡职工供销社里,看到有胶面球拍出售。只可惜,球拍的价格令人瞠目结舌:一副正反带胶面的售16元,单面的也要12元。

偶遇“觊觎”已久的球拍,让我辗转反侧,一个“宏大”的计划也从这天开始了。周末,利用上山放牛的机会,我跟人学习辨识中药材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,渐渐地,我也能挖到柴胡、半夏、当归等药材了。这些药材经反复晾晒彻底干透后,就可以拿到乡收购站出卖换钱。

暑假期间,我还和几个兄妹一起进山割菘草。自家的山坡被割尽后,就翻山越岭去更远的公坡去寻找,如果运气好的话,半天能割一小背篓。与药材相比,菘草的晾晒要简单得多,只需里外有七八成干就行,但必须打捆成捆。除此之外,捡柴火、集杏仁、剥桐籽、卖废品等,都是筹钱的好法子。

经过漫长的筹钱过程,1986年春节前最后一个逢场日,我终于迎回了期盼已久的球拍。当时的心情在激动兴奋之余可谓五味杂陈,我也由此养成了夜里拥着球拍睡觉的习惯,并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未纠正过来。

自从有了球拍,我的球打得更自信了,技术也提高了许多,赢得了很多同学的赞许。在一次学区运动会上,我获得了小学组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。这样一个小小的成绩,得到了张老师的肯定。

自此,一个强烈的念头在心底萌发:能与球拍为伍,参加自己喜爱的运动,即使金山银山,我也不与之交换。现在,这副球拍的容貌早已没有了先前的风采,但它依旧被我珍藏在书柜里。每一次的擦拭把玩,都会让我想起“武林”故事。直到现在,心中的那个念头仍未有丝毫改变。因为,我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。

月落缠绵思念碎

□王永忠

天淡夜凉,如水的月光从枯树的枝丫上倾泻下来,映着满地的斑驳。那些落寞的影子,在坚硬的地上聚合、飘散,演绎着秋夜点点滴滴的疏狂放纵。衰败的竹叶在风的吹拂下,迎着月光,用生命里最后一丝温度抵死缠绵。

我,站在萧索的枫树下,望着如水的月光,听着周杰伦的歌:“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,为何挽回要赶在冬天来之前……”独自咀嚼着那些或忧伤或美好的回忆。我的影子和那些斑驳融为一体,秋日的凉风渗进每一个毛孔,思念如我身上激滂的血,涌出来,缠绵如春水。

没有诗经“彼采萧兮,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”的恩爱痴缠,没有古诗十九首“思君令人老,轩车来何迟”的深厚浓烈,也没有李之仪《卜算子》中“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”的凄凉哀婉。那一次邂逅来得猝不及防,我们在那样严肃的背景下相遇,而我却一再扮演坏孩子的角色——帮你这个坏孩子作弊。

曾几何时,我们保持着那份独有的默契,在每个街角路口相遇,却总是装作陌生人匆匆擦肩而过,因为我们彼此明白那份朦胧的感觉不需要言说,那是在最美好

的年华里留下的最美丽回忆。

曾几何时,每次的光荣榜上,我的名字都在你前面,你总是会会意地对我一笑,是欣慰也是鼓励。那时的你,还是聪明而叛逆的学生,最喜欢的事情是讨美女老师开心。你就这样带着几分顽气、几分孤寂、几分冷漠行走在校园里,飘然在那些苦涩的青春里。总觉得我们有一份朦胧的默契,如今多年过去,我再也找不到你,再也体会不到那份默契,体会不到你的冷漠和孤寂。

在江城的我无数次寻你,却每每在最后一刻退却,甩甩头,再次用回忆把你藏起来。因为害怕没有开始的故事会有怎样的结局,害怕打破了那份不知是否还存在的默契,所以我宁可独自咀嚼着悲伤和回忆。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总是给你抄语文答案的女孩,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之间那相视一笑的默契?

或许,总有一天,我会忘记,忘记那个如薄荷草般清凉的你,让那些关于你、关于青春的回忆飘散在黄昏的炊烟里。已是故人,我知道怀念的更多是那种心绪,那种青春年少的懵懂。不求我们能够再次开始,只希望以后可以在某个街角路口看到你幸福的笑脸。

走人户

□高雁

庄稼人“活路”多,一年到头难得有个闲,要想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,往往要等过年和农闲时节。遇到哪家有红白喜事,也得走人户,不过那种交往带有功利性,害怕自家有事时门庭冷落遭人笑话。日常性的走人户,才更显出人情味儿。

那些未出嫁的大姑娘,由于没有繁重家务的拖累,走人户的时间比较自由,也有少数清闲的人,可以随时走人户。

即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走人户的人,也穿着干净时新的衣裳,这衣裳多是平时压箱底的,穿在身上折痕清晰可见。白球鞋刷过鞋粉,雪白挺括得像石灰白壁。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,精气神十足。

他们打扮齐备,从自家出发,背着背篋爬坡下坎,动辄十多里的路程和肩上的负重让他们大汗淋漓,这也足以让主人家使出十分热情接待。走人户的人岂止是辛苦,他们慷慨大方,绝不会两手空空上门。那带着汗水和远方气息的背篋解下来,里面是他们村才有的酸枣、地瓜、茶叶、鲜笋等山货。有时,还有巧手主妇、大姑娘纳出的布鞋和鞋垫,布鞋针脚密实,美观大方;鞋垫紫嫣嫣红,有双喜图案的,有腊梅喜鹊的,有猫猫狗狗的,让人看着就欢喜。

走人户的人来了,主人家的气氛跟着变了。这可把孩子们高兴坏了,他们陪着客人,作业不做了,柴也不砍了,猪也不喂了,漫山遍野到处疯玩。懒觉可以睡到日上三竿。要是冬天,火盆里可以加上几节珍贵的青冈炭,不必忍受那杂木炭发出的火烟,熏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

最让人高兴的还是吃食,桌子上摆满瓜子、花生、水果糖,这些东西在平时

都是被藏得严严实实的。饭菜也丰盛起来,粉蒸肉、烧白、卷筋、夹沙肉等好菜都大方地摆上桌来,还有海带炖鸡、腊蹄花等香得掉牙巴的大菜。好饭菜摆上桌子还不算,客人吃进去了才算领受热情,要是客人碰都不碰一下那些菜,主人就会愧疚。

在那样的年月,主人有充足的自信,客人一定会喜欢吃这些难得的大餐。自信满满的主人,得随时关注客人碗里的动静,要殷勤地夹菜。遇到脸皮薄的客人,害羞地把碗躲一边推辞,主人便要坚决地硬塞过去,如此拉锯战,要弄好几个回合才罢休。主人一边劝菜一边盯着客人的饭碗,看见空得差不多了,就要乘其不备,悄悄从客人身后添一大勺饭进去,这才稍稍松一口气。

山高路远的亲戚们一旦开口说走,主人断断不能一口答应,非得挽留一番方显热情。言语挽留若是行不通,那就用巧计。孩子们从小懂得那些留客的套路,他们早把客人的包包、背篋、提篮等藏起来,要他们怎样也找不到。若还是不行,就把客人拉进房间,从外面把门扣上。即便客人冲破重重阻挠,已经走到门外,孩子们还会做最后努力,抱腿的抱腿,拖手的拖手,纠缠的纠缠,让客人迈不开脚步。

当种种努力用尽,客人还是坚持要走,孩子们的眼泪一下决堤而出。他们是真心难舍,难舍客人带来的美好时光。孩子们的眼泪,勾出了大人的离愁别绪,也勾出了那些久不上门的亲戚的眼泪。于是,山路上,大家抹着眼泪难舍难分,直到把客人送了一程又一程。

【征稿启事】

欢迎广大作者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,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,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

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,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,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

投稿邮箱:huaxifukan@qq.com

过年感怀

□蒲光树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瞳瞳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每逢过年,我总情不自禁想起王安石的这首诗。

孩提时很喜欢过年,有肉吃,有新衣穿,放鞭炮,贴春联,挂灯笼……喜庆,热闹,好玩。因此,过了元宵,就教着日子,盼望下一个春节早点到来。那时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,春节总是来得好迟。

过年是蒜苗炒肉的香味,这是最诱人的年味。那时,家家户户一年到头才喂肥一头猪。从开春买来“窝子猪”,要喂到腊月才能长到一百多斤重。

腊月一到,家家户户杀年猪,腌腊肉。而年一过,一年中就很难吃肉了。平日里,邻居家炒腊肉的香味在空气里飘呀飘,我总是使劲地深呼吸,用那浓浓的肉香味好好打一回“牙祭”。

过年是荡气回肠千年传唱的《游子吟》,这是最温暖的年味。妈妈心灵手巧,是远近闻名的针线能手,传统的“面襟衣服”“对襟衣服”,妈妈都会裁剪缝制。我是穿着妈妈缝的衣服、做的布鞋、棉鞋长大的。每天晚上,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我读书看报,妈妈做针线活。妈妈缝衣服、纳鞋底的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”后来远离故土,漂泊在外,我依然保存着妈妈做的几双棉鞋,看着那一针一线,煤油灯下妈妈做针线活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,心中顿生无限温暖。

过年是噼里啪啦的爆竹声,这是最热闹的年味。除夕夜,大家都要放鞭炮。每当这时,小伙伴们总是围着鞭炮你推我拉,鞭炮一响,就飞快逃离,眯着眼,侧着身,捂住耳朵,享受噼里啪啦的快乐。大年初一,小伙伴们还会在碎纸堆里找没有爆的鞭炮,偶尔找到一个,便欣喜若狂。心急的我,把鞭炮握在手中,擦燃火柴,点燃引线。慌乱中,把火柴丢出好远,鞭炮却还攥在手中。“嘭”的一声,鞭炮炸了,震得手指发麻,哇哇直叫,引得大人小孩哈哈大笑。

过年是那红红的春联,这是最喜庆的年味。我们家很少买春联贴,为的是省下一角两角钱供我读书。邻居家门框上红红春联的喜庆气氛令我心生羡慕。后来,我找来红纸,自己写对联贴在门框上。妈妈尽管不识字,但看着我写的对联开心地笑了,这可能是她一辈子最开心的笑容。

这就是过年,年味就这样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年过花甲,心中早已没有盼望春节快点到来的感觉,可春节偏偏悄无声息地急匆匆来,又急匆匆走。年复一年,年年过年。年还有味吗?

桃符早已被春联取代,酒也不是屠苏酒了,儿时的大院子早已被拆,早年的小伙伴有的已经作古了,拜年不用作揖了,新衣不用自己缝了,春联大多变成印刷的了……但十二生肖还在,子丑寅卯还在,二十四节气还在,祭灶神祭祖的习俗还在,除夕仍然是除夕,过年仍然是过年。年味就在除夕守岁中,年味就在烟花爆竹里,年味就在微信里,年味就在回家的路上,年味就在父母盼望的瞳孔里……友情、爱情、亲情酿成中国年那浓浓的年味。